

南门大街的由来与老济南的城墙和城门有着历史渊源。史料记载，济南的内城墙是在明朝洪武初年(1368年)将原来的土城加固，以砖石重修的。当时有四个城门：东有齐川门(俗称老东门，今东门桥附近)，西有泺源门(俗称西门，今西门桥附近)，南有舜田门(俗称南门，今南门桥附近)，北有汇波门(今大明湖公园汇波桥)。现在南护城河岸墙上还镌刻着“舜田门”的石碑，南门桥西侧矗立着醒目的“舜田门遗址”石柱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虽然南门城门早已不复存在，城墙也为断壁残垣，可济南人仍习惯沿用从前保留下来的称谓，以南门、南门里大街、南门外大街称呼周边一带。那时候南门里是指自南马道街西口至宽厚所街西口很短的一段路，从南马道向南(老南门桥以南)就称为南门外。

我家世代相传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宅在宽厚所街东头，幼年时常跟长辈出街西口向南去南门大街。南门里大街路西，有一座带出厦很气派的高台阶民宅。厚重的黑漆大门，门口两边矗立有雕花抱鼓石，精细的木雕门楣显示出高贵。这座考究的三进院老宅就是晚清济南状元陈冕后人的府第。街坊邻居称，第二院落的北屋正堂屋包括客厅，内侧室共五大间，配有东西厢房各两大间，围成四合院，院内绿树成荫十分静谧。这里常年大门紧闭，路人由此而过，常常指指点点。向南走，与陈府相毗邻的是一座样式很别致的西式洋房。大青石的拱形院门内，呈东西长方形深庭大院，院内有坐北朝南的二层洋楼，楼外墙壁上绿藤蔓延，院内花木扶疏，整洁幽静，这便是妇产科专家林月琼的私宅。这位出门必穿旗袍，家有黄包车的妇产科专家和助产士，是位留洋医学博士，被誉为济南“林巧稚”。

老南门桥的两侧，各有一处宽一点的凹形地带，这里就算南门外了。凹地酷似“燕子窝”，因此桥东的凹地叫“东燕窝”，桥西的就叫“西燕窝”。进东燕窝向南拐有一座小石板桥，再向东就是半边街。因为此街北靠护城河，只在南面建有民居，所以名为半边街(现仍用此街名)。

当时东燕窝与山水沟均为南关的两大集市，所不同的是山水沟大集是按阴历每隔数日一大集，所经营的也以木材、家具、建材为主。而东燕窝的集市(老百姓俗称东燕窝小市)是天天有集市，日日有买卖，可谓包罗万象：大到文物古董、文房四宝、古玩字画等文人雅客的喜爱之物，小到布衣市民生活必需



明府城史话
 投稿邮箱：lixiaoxue@163.com

东燕窝小市

□张机

的日用百货，估衣旧服和针头线脑之物等，无奇不有。那年代，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极为清贫，终日粗茶淡饭不必说，常有穷苦百姓来此淘换价钱便宜的旧衣来御寒。

上小学的我，常跟随做小学教员的父亲光顾这里。父亲自幼喜爱习字，虽称不上书法家，可也能写出一手端庄隽秀的楷书，还有收藏篆刻闲章的雅兴。每当父亲发现喜爱之物，便蹲在摊主面前讨价还价，不是拿在手中掂量掂量分量，就是戴上老花镜对着刺眼的阳光左瞧右看。有一次，在一个穿着褴褛的老者摊前，父亲从一堆卷曲的旧纸片里发现了张大约40厘米见方的楷书贴片，便爱不释手地推敲起来。几经还价，最后以当时发行的10万元人民币(相当于现在10元人民币)买回家来，花掉了父亲近半月的薪水，为此母亲还与父亲争吵一番。

西燕窝一带地势较低，附近有一条南高北低的小窄巷，因靠近古鉴泉，这里成为附近百姓汲水的“水胡同”，有挑担的，也有手提

【行走济南】

八里桥逮蚂蚱

□徐为民

小时候皮，五六岁时和弟弟(双胞胎)拉着手在马路上拦汽车，被司机叔叔送回家——这是母亲说的。小学一年级时和弟弟爬城墙，当时住北京西直门附近。西直门的箭楼呈梯形，两脚只能横着似螃蟹样一磴一磴往上爬。爬到七八磴时，只顾看脚了一下捅上马蜂窝，马蜂“嗡嗡”地乱飞，我赶紧往下下，落到地上没命胡噜头，还是蜇了几个包，没哭。最难忘的是到八里桥逮蚂蚱，那时随父母到了济南。

五年级的一天，同院孩子约定去八里桥逮蚂蚱玩儿，顶着午后烈日，从经二纬五路兴冲冲赶往四五里路外的八里桥。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不饱，逮蚂蚱烧烧打牙祭。那时八里桥都是农田和菜地，一片绿色。几个孩子有用脚踹的，有负责逮的。孩子里我最大，拿根树枝边拨拉边逮。逮着蚂蚱左手捏头，右手将草棍从脖颈处穿出，穿多了类似现今的烤串。谁逮着大的一吆喝，都跑过去看。

不知不觉间到了田间小屋旁，猛地窜出一条大黄狗“汪汪”直叫，把大伙吓了一跳。刚上小学的良子最小，“哇”地哭了。我一步跳过去拽着良子对大伙喊“快跑”。我们打小没见过那么大的狗，心都毛了没命地跑。大黄狗像是发现了“贼”，直冲着追来。为照顾良子，我断后险些叫狗咬着。大黄狗跑到地头不动了，昂着头狂叫。事后才知道，遇到狗别跑，啥事没有，你跑反而坏事，没准就叫狗咬了。

我们气喘吁吁跑到经一路地界才住脚，一个个汗流满面，干渴得嗓子直冒烟。逮的有数的几个蚂蚱早不知丢哪儿了，或许成了大黄狗的美餐。旭光发现市立二院旁有自来水管，大伙挤过去对着水龙头一阵猛灌。回家路上，都说好谁也不能跟家里说。谁要说，下次就不带他来了。

吃晚饭时，不知怎么，我的右嘴角总是漏饭，母亲挺奇怪，细端详发现我的嘴角歪了。问下午去哪儿玩了，我没吭声，弟弟抢着说去八里桥逮蚂蚱差点叫狗咬了，怕母亲生气我把经过说了。晚上母亲用热毛巾给我捂了捂。次日晨，嘴歪得更厉害了，左眼闭不上，右眼成一条缝，口水直流。母亲急了，班也不上，拽着我直奔市立二院。

那时医院人很少，不像现在人满为患。老中医安大夫问了病情，说是面瘫，受惊吓和邪风所致，开了中药去针灸。这是我第一次针灸，怕得不行嚷着不去。大夫吓唬说，你怕疼不治，大了连媳妇也说不上。针灸的滋味真不好受，特别是扎人中那儿，真疼。

有了这病，怕受风哪也不能去，只能呆在屋里，没人陪着玩儿便找书看。就这样，读了《三国演义》和没头没尾的《水浒传》，开头还查字典，后嫌费事，索性囫圇吞枣琢磨着读，不知不觉喜欢上文学。

病是没再犯，却落下爱做恶梦的毛病。白天要劳累了晚上准做恶梦，梦见大黄狗追着我咬，人就吓醒了，心口窝“突突突”地跳个不停。

顽皮，让我付出了病痛代价，甚至伴终生。然而，童年的趣事，却是一个个温馨而美妙的记忆。犹如经过岁月风尘沉淀发酵的美酒，闻之，香气扑鼻；饮之，甘醇可口。留存几分童真，感恩时代，活在当下，且行且珍惜。

的。因为坡陡爬坡费事，那些手推独轮车的卖水人就把水车停在胡同南头高处，一担担地来回挑，待灌满水车上的大圆桶后，推车沿街叫卖。虽然来往取水的人川流不息，却一切井然有序。在狭窄的胡同里，来往路人都自觉靠右贴墙缓缓行动，大家互相谦让和谐共事，从不会出现拥挤、堵塞和争吵之事。

用甘甜的泉水腌制咸菜别具风味，因而靠泉的地方总会有酱园，这是济南的独特景致。南门外外的古鉴泉也不例外，附近就是赫赫有名的北天合酱园，这里腌出的酱包瓜独具特色风味，在脆生生的小甜瓜内放入花生仁、核桃仁、杏仁、姜丝、青红丝等，腌制得外表晶莹剔透，内瓤柔嫩鲜脆，甜咸适口。也有孩子爱吃的“蓑衣萝卜”，一根细细的萝卜条，经横竖竖刀切成连绵不断的20多厘米长的细条，连贪嘴爱吃的孩子也舍不得立刻下口，吃前要把蓑衣萝卜抻拉开来，细细端详琢磨一番奇妙的刀工，然后爱不释手地一点点、一丝丝地品尝……酱香浓郁的咸菜，成为济南人餐桌上钟爱的珍肴美味。南门外大街路西有座大饭庄(好像名为“文陞园”)，幼年时我曾在这里参加叔父迎娶婶婶的结婚庆典，我作为花童，牵过新娘的婚纱。这些美好的童年记忆至今记忆犹新。

南门里大街和南门外大街是南北方向的主干道，但周边有四通八达的小街巷：南马道、南城根街、后帝馆、昇官街、东西刷律巷、南北刷律巷等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政府多次对护城河清淤和开挖河道，组织了大批解放军战士、机关职工、学生及市民参加义务劳动。随之东、西燕窝一带化为平川大道。

大观园商场和西市场同一天生日



▲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观园。

长龙，岗上植树，抵御风沙。南大槐树一带，人烟兴旺，故名盘龙庄。”也就是说，新辟西市场的位置就在盘龙庄的龙头之下。

历城商人刘爱卿和李九龄独具慧眼，就把这块风水宝地(大约9亩)买了下来，两人合伙盖起平房180余间，开始以坐收渔利的经营方式向外出租，后来树大荫凉大，就形成商埠区西端最大的综合市场。

西市场的辟建，上天不仅赐给了好风水、好位置，而且其周边的环境也非常适合开辟集市贸易。当年西市场有着它极独特的经商环境。比如，西市场开业前，“十一马路”的集市贸易和北大槐树的破烂市早就形成了气候，这就为西市场的开业提供了良好的氛围。西市场开业后，随着地盘的逐步加大和地摊商贩的不断增加，人气骤然兴旺起来也在情理之中。

再说三年后开业的大观园。1931年9月26日大观园开业的那天，正是农历的八月十五。

与三年前开业的西市场相比较，大观园开业时，其周边的环境改造和商业气氛都有了较大范围的提升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，

1931年的4月到10月，老城区集中对趵突泉泉池和黑虎泉泉池进行深挖清理，泉池四周砌以石壁或短墙，经过治理，趵突泉增加新泉池三处，黑虎泉兽头出水加大。5月下旬，小清河五柳闸坝工程又开始施工改造。

商埠区则随着市政道路的不断扩展，一些有实力的商业店铺逐步扩大到商埠区经二路的两侧，比如，早于大观园开业且在经二路上已经入驻的有德华银行、泰康食物公司、新市场、万紫巷、隆祥西号、瑞蚨祥、宏济堂西号等。

“大观园”原有规划是分区南北两区，北临经四路开正门。南区称内市场，为娱乐场地，设一、二、三剧场和共和厅书场，正中设妓院。北区叫外市场，辟东西两条街与纬二路和小纬二路相连。沿街盖各类商铺，有酒馆、布店、鞋帽店、杂货店、糖果糕点店等。场中央是一个小广场，其间花草绿宛如花园。从商场正门(北门)到广场中心有天桥可直达花园上空，倚栏可俯瞰全场景色。可惜，“大观园”因后来1940年、1941年的两场大火几乎损毁殆尽，其重建后未再能全部实现原有规划构思。”(《济南文化论丛·第一辑》，张华松主编)。

到了1943年9月，晨光茶社在大观园内开业，京、津、济三路相声前辈纷纷前来捧场，其中相声大王张寿臣，相声秀才马三立，以及高德明、刘宝瑞、王长友、白全福、郭全宝、李伯祥、孙少臣等相声大师和名家都曾在晨光茶社登台献艺，一时盛况空前。后来就有了说相声要到“北京学艺，天津练活，济南踢门槛”和“曲山艺海”的佳话传说。

【城市记忆】

□台应新

1904年老济南开埠后，老城区的商业店铺和集市贸易，迅速向经一路、馆驿街、普利街、杆石桥和商埠区转移，并带动了泺口、黄台、段店等地商业集镇的扩大和发展。当年的4月18日，胶济铁路全线竣工，两个月后胶济铁路就全线通车了。还是在这一年，老济南第一家电影院(小广寒电影院)和第一个商埠公园(今中山公园)也开始兴建。

时隔24年，位于商埠区西端的西市场于1928年9月26日开业。真是巧合，三年后的同一天，大观园商场也宣布开业了。

先说说那年开业的西市场。

西市场在1928年9月26日(农历八月十三)开张营业，应该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。因为在济南的历史上，这是多灾多难的一年。

这一年的4月初，南京国民政府举行“第二次北伐”，4月下旬，军队开进山东的同时，第二次出兵山东的首批日军460人，也由天津到达济南。随后三万余名日军集结济南，并在商埠区安营扎寨部署警戒区，接下来日军多次蓄意制造事端，济南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。随后，日军的残暴行为愈演愈烈，发生了震惊世界的“五三”惨案。

就在日军肆意烧杀掠夺和国人强烈反对日军侵略的环境下，西市场开业了。

非常可惜的是，早在1925年，为使黄河航运、小清河水运与胶济铁路实现联运，拟在市区北部开辟北商埠的计划，因“五三”惨案的影响未能实现。

据说西市场的地理风水很好，据《槐荫区志》记载：“明代前，自现南大槐树东首向北穿中大槐树东街，经二路至北大槐树西首，有一土石岗，南高北低，蜿蜒起伏，貌似